

別樣鰻魚涌



HK人與事 殷楚紅

拾起一把塵埃，我們看到的不過是一顆顆灰黑色的細小多面體，然而在三百倍的顯微鏡下，出現的是截然不同的奇幻畫面，貝殼形、卵圓形、水餃狀、海綿狀、藍紫色、玫紅色……顏色各異、精彩紛呈。

於是驚覺，日日經過的鰻魚涌不正如此。相比於中環CBD的時尚摩登，它略顯老派；相比於灣仔的市井熱鬧，它略遜一籌。除了紅遍社交媒體的怪獸大廈（益昌大廈），似乎再無其他特別之處。然而，正如那粒粒被放大的沙子，只有真正放眼鰻魚涌，在那裏生活、工作，在街頭巷尾的小餐廳細嘗美食、在綠樹成蔭的公園長椅怡然休憩，走過它的每一個角落，才能感受到她獨特的魅力與溫度。

太古坊是鰻魚涌最主要的辦公建築群之一，上層為主要的辦公空間，首幾

層設有各式餐廳、咖啡廳、還有一些近年來新興的共享辦公、藝術展覽、可持續發展展覽中心等等。各個塔樓由空中連廊聯繫，公共空間中隨處可見藝術氣息十足的雕塑裝置、藝術長椅、抽象畫，時不時還有誤闖「鋼鐵叢林」的鳥雀、蝴蝶一掠而過，給「正襟危坐」的辦公樓帶來無限生機和趣味。

午餐時光作為「打工人」一天中最期待的時刻之一，鰻魚涌也不讓人失望。不到十二點半，糖廠街、海堤街、海光街、海灣街一直到英皇道，如同一個真人現場版的openrice，每家餐廳的評星等級就是門前隊伍的長短。若想一試熱門餐廳，則需一陣「唔該」穿過人潮，找到登記服務員，報上大名，攞飛，再小心翼翼地退到店旁無人一側，有時還可以提前拿得餐牌落單。整個流程一氣呵成，之後便靜待美食。幾年裏，既跟風過「門庭若市」的熱門餐廳，也將就過「門可羅雀」的冷門餐廳。無論是湯汁奶白濃郁的鰻魚烏冬，還是滿口生津的酸辣湯手工水餃、清脆爽口的涼

拌鹽水雞、齒間留香的越式烤雞、百吃不厭的台式麻辣紅燒牛肉麵，如今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還是熱乎乎的小確幸。

大快朵頤後，若午休時間還有剩餘，都市男女們便三五成群的走到不遠處的鰻魚涌公園散步。熾烈的陽光下，成排的筆直高聳的棕櫚樹撲面而來，一股彷彿從海濱沙灘席捲而來的慵懶氛圍迅速將人團團圍住，空氣都濕潤起來。散落各處的長椅上有人打包午餐，躲到自然裏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閒」。健身器材區更是熱鬧非凡，即使酷暑，成群的白領們也不放過難得的健身機會，脫去西裝的他們有的在單槓上引體向上，有的乾脆直接在塑膠地上做起俯臥撐，陽光給他們的皮膚染上一層健康的顏色。喜靜的人們則沿着公園小徑信步聊天，或關乎工作、或關乎人生。兩點多隨著午休的結束，街道和公園又恢復了平靜。人有生物鐘，城市亦如此。人來人往、花開花落，時間流逝、空間輪轉，不變的是記憶裏的溫



▲藝術家Paul Cockesedge的裝置作品《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
圖片來源：太古坊

情和感動。

很多城市商業辦公區面臨的一大困境是工作日熱鬧、周末冷清，而太古坊商區卻像一個成功的「多面手」，不同時段風采各不同。一到周末，公園、綠地和廣場通通成為親子遊樂場，尤其是港島東中心門前的景觀。開闊的草地上總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孩子們格格的笑叫喊聲此起彼伏，時不時一輛滑板車在眼前呼嘯而過，一溜煙又蹤跡全無。整齊的石棧是家長或老人們的最愛，和煦的陽光早已將其加熱到合適的溫度，不冷不熱、恰到好處。藝術家

Paul Cockesedge的波浪形的大型藝術裝置更是人氣十足，人們盡情發揮創意，波峰下可以煲電話粥，波浪裏可以躺着看漫畫書，波谷上可以窩着一家人盡享天倫。

夜幕降臨，灌木叢中、地面上、座椅間、水池下一盞盞橘紅的夜燈逐漸亮起來，星星點點、璀璨耀眼。一陣微風拂過，淺水凝眉，水波此消彼長、永不停歇，禪意十足，不禁感慨「逝者如斯夫，不捨晷刻」。

鰻魚涌，不僅僅是個辦公商區，她兩面、百變、千般、萬種風情。

香港疫中日記(二)

二〇二二年二月×日，周五，晴

這都四天了，我還沒收到深喉嚨液測試的結果。老闆又催了我一次，如果周一之前我還沒收到結果就很難向他交代了。

社區檢測中心未來幾天的預約名額都滿了，但私家診所的收費太高了（七百多元）。反正明天就是周末，我乾脆趕在檢測中心開門前去排隊。早起的人應該不多，可以帶那本不到一百頁的散文集排隊時看。

二〇二二年二月×日，周六，陰

七時四十分，我到達石塘咀體育館檢測中心，門口已有三條人龍向三個方向伸延。一條神龍不見尾，一條中等體形（大約五十人），還有一條迷你龍（不到十個人）。為了減少等候時間，我決定做二百四十元的自費檢測，但哪條才是自費的隊？為了保險起見我擠到門口看了指示牌，果然是那條不長不短的人龍。在這一來一回之間隊尾又多了兩個人。沒關係，正好看書。

八時，檢測中心開門了，我看不見門口的情况，卻感受到龍首傳來的興奮。我身後排了二十多個人，比我想像中少。香港的貧窮人口接近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二百四十元對很多人來說未必是個小數目。

八時四十分，我已經排了一個小時，書只剩下三十多頁，腰也隱隱作痛。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站了一小時已經腰酸背痛，那些老人家怎麼捱得住？在香

港，每兩位老人就有一位貧窮，二百四十元抵得上他們幾天的生活花銷，所以我想很多老人都會選擇排最長的人龍。真應該再開設一條「關愛隊」，讓老人家優先檢測。

八時四十五分，我終於踏進了檢測中心。等待我的是第二條隊：排隊繳費。付完錢，我又開始排第三條隊：登記個人信息。令我驚訝的是，工作人員竟然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地將我身份證上的個人信息輸入電腦。在科技發達的香港，難道還不能通過刷身份證的方式收集個人信息？難道不能安排市民在輪候時通過手機程式付款和提交資料？

登記完個人信息，我開始排第四條也是最後一條隊：排隊檢測。這條隊伍進度最快。完成時我看了一下手錶，九時二十分，一共排了四條隊，耗時一小時四十分鐘。我看了一眼門口密密麻麻、耐心等候的市民，不禁嘆了一口氣。若政府的效率能跟得上市民的配合度就好了。

晚上六時四十分，我收到了早上檢測的結果，喜出望外。我的運氣比同事好：她等了四天沒等到深喉嚨液測試的結果，就去了社區檢測中心，但兩天過去了還沒信兒。

二〇二二年二月×日，周一，晴

深喉嚨液測試的結果終於出來了，歷時六天，比政府聲稱的「三天內出結果」足足多了一倍。雖然我已經不需要這份檢測報告，但收到它我才覺得這一輪檢疫真正結束了。



人生在線 夏忞



如是我見 吳捷

去教第一節課前，我看着手中這個

口罩：一片薄薄的正方形透明塑膠，上下兩邊各貼有一條白色海綿，左右兩側是掛耳繩。戴好，照照鏡子，臉上好像被橫着抹了粗粗的兩條牙膏，下頷懸垂着短短三根口罩繩，彷彿鬍鬚稀疏，難看死了！

對鏡調整口罩，東揪西扯怎麼也不對勁。正在鬱悶，恰好系主任經過我的辦公室門口，瞥我一眼：「你戴反了。」

哈！原來如此。連忙把口罩翻過來戴上，再照鏡子：更難看！

君子應是「望之儼然」，戴這種口罩，棟棟威儀，毀於一旦。然而沒辦法。為防止疫情擴散，保護師生安全，學校規定室內必須戴口罩。若是戴普通口罩，講話會響聲響氣，別人不易聽清，透明口罩則可使學生看到說話的口型，有助理解。我戴了這個醜八怪口罩，萬般不願，磨磨上講台，硬着頭皮問學生：「我看上去怎麼樣？」

「棒極了！」他們藏在各自的口罩後面，連連點頭稱讚，引得師顏大悅，信心倍增，自此教課益發神采奕奕，不時捋捋下頷的幾縷「鬍鬚」，拈鬚微笑。

以上是二〇二〇年八月開學時的情景。那年三月，因為美國疫情惡化，全校轉為線上教學，八月恢復面對面授課，艱難前行，堅持至今。疫情波譎雲詭，去而復來，才落低谷，又衝高峰。學生似乎很珍惜學習的機會，特別勤奮。我也深感責任之重，教得格外認真，對感染新冠病毒後隔離的學生特別照顧，花額外時間為他們補課。我們都在保護好自己的前提下做好分內事，為抗疫盡一分力。

最近一波變異毒株來勢洶洶，大家還沒回過神來就紛紛中招。年初開學，

堅守希望

一位老同事遇到我，氣急敗壞：「我倒霉了！」看她精神矍鑠，我一時不解：「倒什麼霉？」「奧密克戎！」她原已接種三針莫德納疫苗，仍然破防。沒過幾天，辦公室對門的同事也確診，隔離期間堅持教直播網課。還有個學生，開學第二天父親不幸因染疫去世，她僅離開四天即返校上課。我告訴她，好好照顧自己，最近兩次的小論文都可以免交。她十分感激，然而我也不過是將心比心，做了分內之事而已。

過去兩年間，我在佛羅里達州和亞利桑那州之間走了一個來回，總行程一萬多公里。沿途所見，無非各人認真做事。在幾個露營地，鄰居送來甜餅乾、烤玉米和熱狗。在本市，郵局、醫院等公共設施依然開放，員工各司其職，有條不紊。聖誕前後收到好幾個聚餐邀請，其中一個來自並不很熟悉的遠鄰，之前只與他們泛泛聊過。美國應對疫情鬆散隨意，並不可取。儘管一地雞毛，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和幽默未減半分。畢竟我們對抗的是病毒，不是他人！

人生彷彿總在等待下一個里程碑式的大事發生：畢業，升職，孩子出生，疫情結束……一邊等一邊煩躁不耐，恨不能一箭射下太陽。還記得《基督山伯爵》最後一句話嗎？「人類的智慧就包含在這兩個詞中：等待和希望。」等待，並非坐困愁城，希望，也不是空想時間快快過去。無數個「現在」通向

「未來」，若是一心期待不知有多遠的未來，何妨着意創造切切實實的現在？日復一日，建構一個新的常態。如同村上春樹描寫的長跑，狀態不好時就冷靜把握步調，看不到終點就先跑到最近一處路標，不勉強自己卻也爭取在種種限制下做到最好，一步步悶頭跑下去，雖遠必至。

如果我們都堅守自己小小的崗位，對身邊人和陌生人善意相待，尤其在至暗至難時刻，那麼社會這匹錦緞就會有堅實綿密、彼此依託的經緯線，很難出現破損和漏洞。陰雲密布，久而不散，期盼的改變像季節更替，任你苦苦等待，它只是緩緩發生。此刻只能耕耘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苦中作樂，在堅守中懷抱希望。沒有一分辛苦會付諸東流，沒有一絲善良會消失無痕。在你或許是分內之事，在別人或許就是逆境中的暖流，在全社會就是涓滴成河、江河入海的凝聚之力。

我的分內之事，少不了與透明口罩打交道。學校統一從某商家訂貨，款式單一，無可挑選。磨合近兩個學年，總算可以相看兩不厭。戴上它，臉上就會多出兩道白白的「牙膏」和三縷細細的「鬍鬚」，相當喜感。看來只好在塑膠片的外側畫點什麼裝飾一下了。畫什麼呢？笑臉？加菲貓？小豬鼻子？我猜，無論我裝飾什麼，學生都會點頭稱讚：「棒極了！」



▲人類始終會戰勝新冠肺炎疫情。
資料圖片

絲繡華章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現正舉行「絲繡華章——清華藏珍·織繡展」，從清華藝博館藏數千件織繡品中，甄選明清時期代表性織繡品百餘件套，以「絲彩織成」「華服美飾」「繡緯（刻）畫意」三個部分展現古人的設計巧思和織繡之美。

圖為清代「紅色緞繡獅子紋鎧」展品（前右）。
中新社

市井萬象



飲食男女 劉世河

在鮮蔬大家族中，茴香應該屬於比較小眾的一員。這主要源於它獨特的味道，喜歡者自會越吃越着迷，而不喜歡者除了忌口，更有甚者即便聞一下都可能受不了。

茴香，又名小懷香，聽着就很親切。小懷香這名，原本就是因為「懷」與「茴」讀音相近而來，而且最初的時候，「懷香」的「懷」就曾寫成「懷」。北宋藥物學家蘇頌說：「懷香，北人呼為茴香，聲相近也。」懷香——茴香——回鄉，一下子就勾起了遊子的濃濃鄉愁。黃庭堅曾寫詩讚道：「鄰家爭插紅紫歸，詩人獨行艷芳草。叢邊幽蟲更不凡，蝴蝶紛紛逐花老。」

茴香，在我的魯北老家也叫茴香苗，在百姓餐桌上的地位和韭菜不分上下，但

小懷香

在味覺上茴香略勝一籌。因為茴香苗所結果實（茴香籽）本身就是一種調味香料。藥王孫思邈曾對「茴香」有過這樣的解讀：「煮肉時，下少許，即無臭氣。臭醬入未亦香，故曰回香。」這段話不但解釋了「茴香」這個名稱的由來，更指出了茴香這種調味料可以消除肉類的腥膻氣並重新激發出它們誘人的香味，能使香味回歸，故稱「回香」。

茴香的吃法很多，與豬肉一起製餡兒可製作包子和水餃，亦可清炒或者炒雞蛋吃，皆美味可口。但最讓我心心念念的還是母親做的茴香盒子。

先擀好兩張圓圓的麵皮備用，茴香洗淨切碎，因為此菜本身的香味已經夠足，所以調料只需加點食鹽和熟油即可，把打碎的蛋液連同切碎的茴香均勻地攤在一張麵皮上，再用另一張麵皮蓋住，將周邊用手指壓實，即可上鍋烙製了。

烙製時需要表面刷油，文火慢烤，再

加不停地轉動，以免受熱不均勻。而且茴香在加熱過程中不會流出湯汁，因為它莖桿富含粗纖維，能與蛋液完美融合凝固。

母親之所以愛做茴香盒子，除了好吃，還有一層更深的寓意。她說：「這麵皮是圓的，象徵團圓，盒子，代表和氣，茴香，又是回鄉的諧音，所以說有親人從外地回家，用它接風最合適。而且，這圓圓的盒子一家人吃，必須切開，一人一塊，這才叫真正的分享（香）呢。」

母親雖然識字不多，但常常語出驚人，擅長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事哲理化，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我服役那些年，每次回家探親，還有我工作後，每次從外地回來，母親都會給我做茴香盒子吃，而且，餡兒攤的一次比一次厚實。我知道那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疼愛越來越深，越來越濃。